

■13—15版

舞韵起伏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舞蹈发展述评

□ 罗斌

四十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二十载荷花绽放、荷舞满塘。2018年12月27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时刻,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承办的“荷花·廿”——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舞蹈“荷花奖”20周年展览在国家大剧院隆重开展。

作为中国舞蹈界标杆性的评奖活动,中国舞蹈“荷花奖”迄今已经成功举办11届,先后有百余部经典作品、千余名优秀编导、万余名卓越舞者,于此崭露头角乃至誉满中华。这次展览,集中呈现了“荷花奖”历届赛制、奖项、参赛规模、获奖名单及评委名录等内容,并通过精彩剧照、作品视频、服装、舞美沙盘等,再现了中国舞蹈艺术华光璀璨的一个个瞬间。二十年筚路蓝缕,二十年初心不改,从“荷花奖”的一个片段,可窥探到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舞蹈的过往。让我们通过“荷花奖”的成长轨迹,重温中国舞蹈40年的奋进历程。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舞蹈发展成绩斐然,开拓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舞蹈作品的题材、内容与风格等呈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交错并存的局面。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期第一个时间坐标的确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构成的社会文化语境,到20世纪90年代延续并改造着艺术领域的文化逻辑,再到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渗透,舞蹈创作发展呈现出多样景观。

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潮与“文化寻根”,使得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从对民间乡土习俗的表达转向对传统文化、民族情怀与现实价值的追求,如“黄河文化”催生出的《黄河一方土》《黄河女儿情》《黄河水长流》。与此同时,“拨乱反正”政策影响下的舞蹈创作,倾向于树立典型英雄人物形象,这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紧密

改革开放后,中国舞蹈发展经历了“思想解放”与“新启蒙”运动,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据不完全统计,1979至1999年间,共有200多部舞剧问世,在风格形态上出现了民族舞剧、芭蕾舞剧、现代舞剧“三足鼎立”的景观。

就语言风格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舞剧创作中“非类型化语言风格”占比较大,舞剧艺术在对自身结构的突破中表现出交响化、简约化、境遇化、剧诗化的新形式。现实题材舞剧创作的“剧诗化”转型,标志着舞剧在更高层次上重建“戏剧性”,也标志着衡量当代舞剧类型的尺度已经无法遵循传统的既定规范,从而为舞剧的创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回归本体意识对舞剧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舞剧创作中的“诗化”现象,如1997年全国舞剧观摩演出中,出现了命名为“舞蹈诗”的剧目。2000年,第二届“荷花奖”“荷花奖”设立舞剧舞蹈诗专项比赛,舞蹈诗作别了舞剧而另立

如何在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秉承优秀传统文化,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是舞剧界面临的现实问题。

首先,舞剧创作的核心价值驱动是“弘扬主旋律”。可以说,主旋律文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与主体,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统一性。从叙事策略看,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舞蹈从革命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转向大众文化的民间叙事,其审美趣味偏重日常生活和个体体验。因此,新时代的舞蹈创作应积极从新的题材中寻找弘扬主旋律的切入点。

其次,作为一种舞蹈艺术类型,现实题材舞剧需要在政

云程发轫 足起变革

贴合,在197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演出中,涌现出了歌颂烈士的《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以及参加第一、二届全国舞蹈比赛的现实题材舞蹈作品《再见吧!妈妈》《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舞蹈艺术家从原有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舞蹈本体意识凸显及现实主义思潮持续高涨,使现实题材舞蹈呈现出形式多样且边界清晰的“当代舞”的演变中清晰可见。1998年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设置了“新舞蹈”组别,该组作品的属性主要表现为舞蹈语汇可根据作品的题材、内容、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广采博取,形式不受古典舞、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体裁的限制。此次参赛作品

负行千里 果之累累

门户,成为新世纪舞蹈本体多元发展的成果之一。少数民族舞蹈方面,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民族舞剧丰富了中国舞蹈的民族性内涵,风格性语言与神话式叙事,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舞蹈诗则以诗化叙事营造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诗歌意象,摆脱了舞剧主流叙事的羁绊,获得了主体生命的自由表达。从20世纪90年代末朝鲜族的《长白情》、藏族的《阿姐鼓》,到2004年获得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蹈诗金奖的《云南映象》,无不是对民族精神的写意。在诗化的视野下,舞蹈诗为风土题材表现民族意象、人生意蕴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回溯中国当代舞剧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中国当代舞剧图通过具体的个人化经验,建构自身与历史、现实、个人的多重对话,使舞剧的抒情建立在充满生活质感的叙事场景中。诚然,当代都市与乡村现实生

当下有为 未来可期

活成为现实题材舞剧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时代映射,如深圳先后推出表现新都市人生活的《一样的月光》《深圳故事·追求》;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兰花花》、中国歌舞剧院的舞剧《篱笆墙的影子》等,以“阳春白雪”的舞蹈艺术反映“下里巴人”的乡村际遇。

现实主义创作要求作品对中国重大事件有所回应,如1984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复兴之路》,2014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公演的舞剧《金陵十三钗》。当前,围绕“一带一路”主题的有《敦煌》《丝路寻梦》《南海丝路》等;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有《春天的故事》《潮速》等;歌颂“中国梦”的有《台湾往事》《丝路上的中国梦——永远的麦西热甫》《诺玛阿美》等。

改革开放以来,舞蹈艺术评论与研究也由复苏逐步走向

勃兴。中国舞蹈史方面,当代著名舞蹈史学家王克芬撰写的《中国舞蹈发展史》,详细介绍了舞蹈自原始社会至明清时期产生、发展、传承、变异的历史轨迹;西方舞蹈史方面,1992年德国库特·尤斯著、郭明达译的《世界舞蹈史》,是我国第一部介绍世界舞蹈史的译著。此外,2001年朱立人编著的《西方芭蕾舞史》,成为国内首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芭蕾舞史的书。2004年,刘青戈著的《西方现代舞史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现代舞的发展历程。舞蹈理论的研究、著述、出版成果丰硕,《舞蹈艺术》从刊和《舞蹈论丛》等学术刊物先后创刊,《舞蹈》杂志发行量不断扩大,《北京舞蹈学院学报》成为全国唯一舞蹈专业高校学报,上海戏剧学院《当代舞蹈艺术研究》也首开舞蹈类双语期刊先河。老、中、青三代学者,孜孜以求、著书立说,使得舞蹈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厚,推进了舞蹈学学科建设的完善与丰富。



舞蹈诗《云南映象》

表现出对现实表达不拘一格的言说方式。如在“荷花奖”比赛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革命历史题材的《铁道游击队》《南京1937》《延安记忆》《追忆1911》,也可以看到表现地域风情的《风中少林》《沉沉的厝里情》《月上贺兰》等,还有改编自文学、影视作品的《家》《花样年华》《闯关东》等。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融中构建“多元一体”语言风格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主题的表达和对主体的思辨。

进入新时代,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引领下,舞剧舞蹈诗的创作格局也在悄然变化,尽管保持着以弘扬主旋律为重,但在宏大叙事的调色板上,个体叙事的“被强调”改变了以往舞剧舞蹈诗的叙事视角,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主导下,它们一笔笔勾勒出新中国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的历史画卷,弘扬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活成为现实题材舞剧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时代映射,如深圳先后推出表现新都市人生活的《一样的月光》《深圳故事·追求》;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兰花花》、中国歌舞剧院的舞剧《篱笆墙的影子》等,以“阳春白雪”的舞蹈艺术反映“下里巴人”的乡村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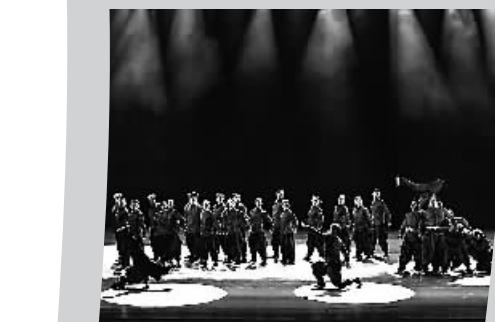
现实主义创作要求作品对中国重大事件有所回应,如1984年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复兴之路》,2014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公演的舞剧《金陵十三钗》。当前,围绕“一带一路”主题的有《敦煌》《丝路寻梦》《南海丝路》等;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有《春天的故事》《潮速》等;歌颂“中国梦”的有《台湾往事》《丝路上的中国梦——永远的麦西热甫》《诺玛阿美》等。

改革开放以来,舞蹈艺术评论与研究也由复苏逐步走向

勃兴。中国舞蹈史方面,当代著名舞蹈史学家王克芬撰写的《中国舞蹈发展史》,详细介绍了舞蹈自原始社会至明清时期产生、发展、传承、变异的历史轨迹;西方舞蹈史方面,1992年德国库特·尤斯著、郭明达译的《世界舞蹈史》,是我国第一部介绍世界舞蹈史的译著。此外,2001年朱立人编著的《西方芭蕾舞史》,成为国内首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芭蕾舞史的书。2004年,刘青戈著的《西方现代舞史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现代舞的发展历程。舞蹈理论的研究、著述、出版成果丰硕,《舞蹈艺术》从刊和《舞蹈论丛》等学术刊物先后创刊,《舞蹈》杂志发行量不断扩大,《北京舞蹈学院学报》成为全国唯一舞蹈专业高校学报,上海戏剧学院《当代舞蹈艺术研究》也首开舞蹈类双语期刊先河。老、中、青三代学者,孜孜以求、著书立说,使得舞蹈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厚,推进了舞蹈学学科建设的完善与丰富。



芭蕾舞剧《敦煌》



街舞《黄河》



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



当代舞《八女投江》



舞剧《醒·狮》



当代舞《走·跑·跳》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提供

热点观察

1月7日,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动用文物最多、展场面积最大的一次展览“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正式跟观众见面。徜徉在展馆里,你会发现观众中有大量年轻面孔。其实,这场遍及故宫整个开放区的大展,在开始前,就已经被年轻人“盯上了”,仅“普通人能在宫里过年”这一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就达1.6亿,讨论数达1.7万。

上述展览只是博物馆圈粉年轻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逛博物馆在年轻人中日渐流行,成为年轻人竞相追逐的新时尚。此前登上《国家宝藏》节目的多个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博物馆的参观人群,30岁以下的比例已达七成左右。

“借我一眼,还你万年”是陕西省博物馆的标语,2018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那天,据说陕博院长早上6点到馆时,等待入馆的年轻观众已经排成了长龙;故宫博物院展出《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也引发了“故宫跑”——跑慢了就得排几个小时队。很多博物馆表示,当务之急已经不是如何吸引观众,而是如何科学地疏导分流观众。这一届年轻人太热情!

在年轻人的不断“打卡”中,以往“高冷”的博物馆,不仅成为人气旺盛之所甚至成了“网红”。这种变化耐人寻味。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以往说到春节,看春晚、逛庙会大概是最常见的过年方式,而近年来,‘博物馆里过大年’已从口号变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春节假期中给博物馆留有一席之地,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别样年味。而博物馆也精心‘备货’,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系列文化活动,吸引观众尤其年轻观众走进博物馆大门。”从单霁翔的话中,我们大概可以分析出博物馆能“红”的两个原因:一是年轻人有需求,二是博物馆准备好了。

年轻人的需求,来自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很显然,近年来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环境,已经影响到年轻人。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2.1%的受访者近些年对参加春节传统文化活动更有兴趣,而青年群体的兴趣度(66.8%)明显高于36周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47.8%)。

而此时,博物馆为年轻人打开了一扇走进传统文化的门。何其幸运,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浩繁而精美的文物,而历史类博物馆作为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汇集地,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既有优势也有责任。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些年,博物馆逐渐改变以往的“端着”的刻板形象,开始以更活泼更开放的姿态示人。

比如,引入现代传播形式就是博物馆走近年轻人的新尝试。文化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的热播,就让博物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与客流。节目中,“001号讲解员”张国立说:“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有多年轻呢?也就是上下五千年。”这既是博物馆的戏谑之语,也明示了年轻的站位。现在,《国家宝藏》播到了第二季,《上新了·故宫》首次在故宫实地拍综艺,这些节目的粉丝大部分也活跃于豆瓣、抖音、B站等社交网站,这进一步吸引更多年轻人想到实地去看——屏幕上的文物到底长啥样,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博物馆收藏的是有关中国的泱泱历史:商周青铜器,秦汉陶俑,宋代官窑,明清金银器……每个时代都留下了登峰造极的艺术;皿方罍器身盖离散近90年,它的颠沛流离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故宫文物南迁,一箱未失,那是一个民族危难之时的坚守。这些描述,写在这里,只是干巴巴的文字,但如果真实的东​​西摆在你面前,则完全是不同的感受。现在的90后、00后,一大特点就是好奇心重、求知欲强,当他们从书中、从影视作品中知道了某个文物、某段历史,他们总想尽办法一探究竟,所以博物馆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解开心中“十万个为什么”的必然去处。

除了观赏需求,年轻人还有消费需求。从小衣食无忧的这一届年轻人,对精神消费的渴望远甚于对物质消费的追求。近年来兴起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恰恰满足了年轻人的这种需求,成为博物馆吸引年轻人“打卡”的“大杀器”。

博物馆文创的概念可追溯到2013年,台北故宫一个小小的“朕知道了”纸胶带,曾成为现象级事件广为人知。故宫博物院是后来者,但绝不只是模仿者。单霁翔曾说,“博物馆要学会运用多种方式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文化资源,真正融入年轻人的生活”。

文创是博物馆文化资源融入年轻人生活的有效方式。毕竟,打卡一次博物馆就是一次,而文创买回家天天见,况且,还能网购。于是,从基础的文具、日用品,到后来的食物、化妆品,以故宫为代表的博物馆,文创不断进化,每次出新品的热度都超过手机上新款。不久前,故宫口红秒杀一切大牌,还没上市先上热搜。年轻人不跟风,他们创造风。

不仅是文物,古籍也有了文创产品。“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开幕后,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特别设计开发了《永乐大典》系列雨伞、充电宝、手机主题、文房套装、丝巾、领带等近30种文创产品。你看,只要想,没什么不能做成文创的。

而最新消息是,一贯引领风潮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在神武门外开起了咖啡馆,卖起了“网红”蛋糕——千里江山卷。顾客盈门,标准姿势是,先排队购物,吃前拍照发朋友圈,于是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前来“打卡”。

从表面看,博物馆与综艺、文创甚至美食结盟,用年轻化的形式吸引了年轻人,但打动年轻人的核心依然是其承载的深厚文化。以前,传统文化养在深闺人未识,而现在,传统文化想和年轻人交个朋友,而年轻人恰好也愿意了解自己的过去,更愿意一同创造未来。

事实上,不只博物馆,经典诵读、传统服饰、古风音乐……中华文明这一个积攒了几千年的文化富矿,正在新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有颜又有料,教我不爱它?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资深文化记者)